

短篇
小说
集

在深圳

毕亮 / 著

21

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3 年

毕亮

作家出版社

短篇小说集



在深圳

毕亮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深圳/毕亮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3. 12

(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. 2013 年卷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7098 - 1

I. ①在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22495 号

在 深 圳

作 者: 毕 亮

责任编辑: 李亚梓

特约编辑: 朱晓岭

封面设计: 守义盛创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217 千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7098 - 1

定 价: 27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顾 问

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 张 锲

编审委员会

主 任 何建明 崔道怡

副主任 高洪波 张守仁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何建明 吴义勤

吴秉杰 张守仁 张 陵 李敬泽 胡 平

高洪波 施战军 崔道怡 梁鸿鹰 阎晶明

雷 达

出版委员会

主 任 葛笑政

副主任 李小慧

委 员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

作者简介：

毕亮，男，1981年生，湖南安乡县人，现居深圳，供职于深物业集团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高级研讨班青年作家班学员。

已发表短篇小说五十余万字，散见《天涯》《山花》《钟山》《大家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新华文摘》等期刊。作品多次入选年度小说选本。曾获2008年度《长江文艺》文学奖、第十届（2010年度）《作品》文学奖、全国首届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奖、深圳青年文学奖。另有小说改编成电影。

总 序

袁 鹰

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，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，在内忧外患，雷电风霜，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。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，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，以全新的生命，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（无论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剧本以至评论）建立起全新的文学。将近一百年来，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，胼手胝足，前赴后继，披荆斩棘，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、耕耘、开拓、奉献，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，云蒸霞蔚，名家辈出，佳作如潮，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。80 年代以来，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，推动文学又

一次春潮汹涌，骏马奔腾。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，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。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，回首百年，不免五味杂陈，万感交集，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。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，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、无穷希望的天地，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。

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，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，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。然而，我们也看到，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，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。出版渠道不顺，文化市场不善，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。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，有的还获了奖，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，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。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，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，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，焦虑不安。固然，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，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，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？

于是，遂有这套“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的设想和举措。

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、为青年作者服务，已有多时。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，得以圆了这个梦。瞻望 21 世纪，漫漫长途，上下求索，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。“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，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“希望工程”。但它与教育方面的“希望工程”有所不同，它不是扶贫济困，也并非照顾“老少边穷”地区，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，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

更多的好作品，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，鲁迅先生先后编印《未名丛刊》和“奴隶丛书”，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；巴金先生主持的《文学丛刊》，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，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；茅盾、叶圣陶等先生，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，不遗余力。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，是永远不能抹煞的。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，直到鬓发苍苍，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。六十年后，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，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。

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，我们再三斟酌过。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“希望工程”是属于未来世纪的。它也许还显稚嫩，却是前程无限。但是不是称之为“文学之星”，且是“21世纪文学之星”？不免有些踌躇。近些年来，明星太多太滥，影星、歌星、舞星、球星、棋星……无一不可称星。星光闪烁，五彩缤纷，变幻莫测，目不暇接。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，任凭风翻云卷，光芒依旧；但也有为时不久，便黯然失色，一闪即逝，或许原本就不是星，硬是被捧起来、炒出来的。在人们心目中，明星渐渐跌价，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。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？或者，这一批青年作家，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？

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，反复阅读、酝酿、评议、争论，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，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，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。“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？”能的！我们可以肯定地、并不夸张地回答：这些作者，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，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

而无愧色。他们有的来自市井，有的来自乡村，有的来自边陲山野，有的来自城市底层。他们的笔下，荡漾着多姿多彩、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，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，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、幻梦、烦恼和憧憬。他们都不曾出过书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、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，可以媲美当年“奴隶丛书”的年轻小说家和《文学丛刊》的不少青年作者，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。

是的，他们是文学之星。这一批青年作家，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，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，升起在世纪之初。启明星，也就是金星，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启明星，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长庚星。两者都是好名字。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，寄托绮思遐想，但对现实中的星，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。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，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，奔流不息。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，不也是必然的吗？

岁月悠悠，银河灿灿。仰望星空，心绪难平！

1994 年初秋

序

乌云的银边

崔道怡

—

每年春天，我都会在元大都遗址海棠花溪的树林里赏析一批小说。遗址在北京北三环外，一条东西走向的护城河，南岸坐落一垅连绵起伏的土山，就是当年元大都的城墙了。河北岸有一段，栽种了多品种的海棠树。4月上旬，花期正盛，红润润，粉茵茵，喷薄着靓丽的色彩和青春的生机。在这里读书，可谓美的享受。2013年，跟海棠花一起，伴我度过明媚时光的，是毕亮的短篇小说集《在深圳》。

为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审读作品，是我退休之后继续承担一年一度职责所系的审美

活动。“丛书”之举，创始于1994年，旨在为各个时期活跃的年轻文学新人提供出版“第一部书”的平台。毕亮这部短篇小说集，是作家邓一光推荐给编委会的。经我复审，给予高度评价，终审会上投票，三分之二以上编委赞同，被选进2013年卷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。

本年度“丛书”，是第16届。每一届的终审会上都会爆出惊喜与遗憾：有的仅以一票之差遗憾落选，有的历经三年申报终于当选。《在深圳》“一步到位”，显示出毕亮的短篇小说艺术造诣，已经具备了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实力和潜力。

其实，作为80后新人，毕亮早就引人瞩目。2007年参加鲁迅文学院高级研讨班，2008年获得“完美文学奖”，201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都表明他“非同凡响”。

二

我自《人民文学》退休，离开编辑岗位，不再留意文坛信息，有关毕亮情况，是此次参与“丛书”活动才了解的。网上查阅资料得知他从事创作的缘起和意愿，又拓展了我读他作品的认知。毕亮具备艺术天分，大学时便踏上文学路。他选择的正是我所心仪的“正路”：禀赋作家理应增进而在当前难能可贵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，力求笔下映现作品有待饱满而在近年逐渐稀薄的现实性和时代性。

他选择的还是一条“狭路”：主要经营短篇小说。短篇是作家的基本功，又是能以精粹文字留下不朽篇章的里程碑。20世纪50年代因文罹难之“毒草”，多为短篇。70年代改革前夕，以文振聋发聩促进思想解放的成名作与获奖作，也是短篇。90年代以来，随着经济转型，中长篇愈发兴旺，短篇渐遭冷落。诸多80后作家投身鸿篇巨制，“名利双收”；毕亮但问精微细致

的耕耘，“不问收获”。

我在岗时，审读与编辑的稿件多为短篇。凡曾引发社会轰动性反响的，无不切近时代课题，反映现实情状，凝聚生活焦点，揭示人生真谛，让读者为之动心，感慨思忖，领悟意蕴，清醒神魂。因此，这次通读毕亮，最先吸引最强触动我的，也是其作品的“忧国忧民”。而今为《在深圳》写序言，难以像评论家那样进行理论阐释，依然只从职业读者角度“就事论事”，讲述我所赞赏小说的读后心得。

三

毕亮说他之投身创作：“因为世界刺痛我了，普遍的道德失范，没有敬畏心，没有羞耻感，让我觉得不舒服，我有话要说，于是想拿起笔……转型期的社会，时代最大的悲哀不是‘恶人’的嚣张，而是大多数‘善者’的沉默。我要通过我的小说文本发出我个人的声音，可能是建设性的，也可能是批判性的，或者说了等于没说——是失语的，但我觉得自己在这个时代，没有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。”

是的，真正的作家总是不肯“沉默”的“少数”，各有拿起笔的因由。经过实践，毕亮意识到文学最适合自己的脾性，便决心一辈子做个讲故事的人。世界刺痛他的根源，首在现实的弊端：社会转型，经济飞腾，贫富悬殊，心理失衡。他诊断：“以物质为追求的时代，总是将人的精神压迫得不堪，尤其遇到突发事件，每个人都会感受到某种窘境。”对窘境中的弱者，他时常抒发怜惜悲悯之情。

毕亮注目底层，关心痛感，致力救赎，迷恋梦幻：“有两个‘我’在生长：一个在现实世界，一个在虚构的小说世界。我不欣赏现实中的‘我’，规矩、貌似有教养，如一只圈养的家禽，

看不到可能性。我更珍视写小说的‘我’，坐在黎明前的黑暗中，写绝望的故事、温暖的故事、绝望与温暖交融参半的故事……那个‘我’是莽林里的野兽，看不清来路，看不到去处，充满了可能性和未知数。”

因此，他抉择题材内容的笔触，由不得要伸向生活的负面。也因此，他认同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略萨的观点：“小说需要介入政治”，“讲真话、提问题，是作家的责任”；“觉得哪些是正确的，就维护，觉得哪些是错误的，就批判”；“与所处的世界交流、沟通，表达困惑、愤怒、温暖等个人的情绪和际遇，与大家分享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和感受”；“你能够贡献什么东西，就贡献什么东西”。

四

世纪之交，世间新生两种窘境中的弱势群体——打工者和留守者。他们艰难困苦的生存状态和大爱亲情的心灵境界，牵动百姓情思，也调动了作家的灵感。毕亮是先行者，对渴望温暖的人们最早倾注了关怀。2008年他的《继续温暖》获奖，进入多种选本；2012年以这篇为蓝本改编的电影《指尖太阳》，被中宣部确定为迎接党的十八大的重点献礼片。小说和电影，曾使众多读者和观众潸然泪下。

那情景，既是历史又是现实：青壮年都外出打工，留下老小相依为命。爷爷眼瞎，孙子精灵，学会口技，“把世界装进嘴巴，重新搭个世界”送给爷爷。爹娘为了多挣钱没有回家，“马达学他爹娘的声音学得神像，就跟他们平时讲话的声音一个样”。他告诉爷爷，“爹娘回来看您了”。爷爷听得呜呜地哭，说“看到你爹你娘回屋一家人团圆过春节了”。孙子跟着哭起来，“我也想爹想娘了”……

在《外乡父子》里，毕亮把自己化身为年轻的底层人“我”，以一名旁观者的无可奈何折射打工者的凄凉际遇。“我”在深圳城中村待了三年，帮房东收租金，“目睹对面租屋的房客去了来了去，喜悦、愁苦的面孔换了一茬又一茬”。这次从广西来的父子，男人手巧，体面孝顺，“做梦都想当画家”，然而接连碰壁：失业，拾荒，颓唐，不得不落寞离去，给“我”留下了一幅仿梵高的《向日葵》。

“我”经营二手货，想“多挣些钱，攒够老婆本”，但过得并不如意，需要“长年吃药”。“就算季节轮换到春天，又能怎么样呢？生活不会有大的起色。”果然，男人走后，日子依旧，“我”偶尔会想起那幅油画，“向日葵炫目地朝向我，绽放金色光芒，似利箭，前胸贴后背刺穿了我”。男人和“我”，都有艺术的感应。可是，或茫茫无路，或碌碌庸常，“向日葵”的光芒便“似利箭”，刺穿人的胸膛……

《城中村》里打工的老马，“跟老婆携手走过来的日子”，虽清苦却不无希望，“他们有个好心态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但老婆突如其来的病，斩断男人心里的希望，彻底隔绝了眼前微弱的光”。为给妻子换肾，给女儿整容，需筹措高额的医疗费，他撬了“开了三家松骨城的狗日的张老板”的保险柜。于是，在“阳光下”（这是本篇的原名），“警车呼啸”。在病房前，抓捕老马的警察等他前来探视……

《铁风筝》的“案情”比盗窃严重，是抢劫银行。但故事讲的，是男女相亲。为了给女人的孩子送见面礼，男人用铝片制作了一架航模飞机。孩子眼睛有病，误以为那是铁风筝。见面之初，女人神情很不自在，不仅因孩子，而且在老公。后来终于说出真相，她前夫跟劫匪是一伙的，被特警打死了。而前夫之加入匪伙，为的是给孩子治疗眼病。男人实际也已挑明，自己正是打死她老公的狙击手……

五

2013年6月11日，浙江省宁波市，打工者陈某，手持一把菜刀，只身步入银行，声言抢劫。他儿子患重病，为筹措医疗费，走投无路，铤而走险。8月28日，被酌情从轻判处徒刑三年半。9月2日，当地媒体报道，国际新安医院伸出援助之手，许多好心人也争献爱心。此事引起了各界关注，新闻照片和感慨言论涌现网上，有呼吁给弱势群体更多照顾的，有埋怨善举滞后、责怪媒体麻木的……

“我们同一条船上，如果一个人绝望，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安全。所以，永远不要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，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下一个不是你我。”这是一批网民的共识。须知，在三年前，毕亮就已写过父亲为给儿子治病抢银行的事情。他对“他人苦难”，从来没有无动于衷，并且早有艺术观照，尽到了作家醒世的责任。跟媒体的报道不同，他基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创作小说，意蕴更广阔而深沉。

小说总要另辟蹊径，大都不正面写事件过程，而是从侧面写当事人的心与神。小说总要别开生面，由表及里，升华提纯，注入理想，再造乾坤。小说以故事吸引读者，而讲故事的目的为了塑造人物与精神。《铁风筝》里，击毙抢劫银行之骆驼饲养员的狙击手，向死者遗属保证：“我能照顾好你们！”这郑重的表态，使他的生命价值，在本该轻松的男女相亲中，层层显影，步步鲜明，越来越凝重。

铁风筝，铁一般凝重，风筝一样轻盈。凝重与轻盈，巧妙纠结，融会贯通，用心良苦，匠心独运。毕亮明确自己描绘的色彩和承担的责任：“我的小说调子有点暗沉，但我希望它像篝火，虽然底色是灰的，却仍然能让人看到温暖和烛照灵魂。”如

他所说：“即使写乌云，也要写出乌云的银边。”如他所写，温暖源自大爱亲情。他用“口技”，用“向日葵”“铁风筝”……向父老乡亲奉献爱心。

六

2013年9月8日《北京晚报》刊登一则消息：“男婴刚出生四天，就被遗弃在便民市场。”标题呼唤：《妈妈，快来接我回家吧》。照片显示这男婴有“一副惹人怜爱的模样”；医生诊断：“这男婴身体健康”；律师表示：“男婴的父母已经涉嫌遗弃罪”。我便猜想，这可能是未婚先孕或者无力抚养的结果。从而联想，毕亮小说里深圳的张默和唐娜，不会犯这个罪。因为，他们已经做过“人流”。

他们两年之前来到深圳，不久唐娜怀孕。张默表示：“现在咱们一无所有”，“养孩子负担太重”。她哭了，不得不“人流”，也就不知道《那孩子是男还是女》。尽管如此，负担并未减轻。唐娜觉得“深圳是个大漩涡，卷着她走，看不到明天”，决然离去。“张默知道那个小城的男人，有房有车，还有一笔数目不小的存款。”诀别之际，两人沉湎甜蜜的往昔。而今不是没有爱，是没有“明天”，爱不起来……

《那孩子是男还是女》的设置，也出现在《妥协》里。来到深圳，“我”跟马牧相爱五年，随即就为“理想”争吵，直到“人流”过后分手。现在，“我”是香港富翁的“笼中鸟”，几曾想去再找马牧，总是“患得患失”迟疑。邻居家一对小夫妻，男人因失业患上暴躁症，对老婆拳打脚踢，“孩子被摔得窒息而亡”。理想虽美好，但现实严峻而残酷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“我要生活，就得‘妥协’”。

女人离去，爱情《消失》，男人便把房租出去。一对年轻人

看房，满怀憧憬准备同居。过来人劝诫懵懂的情侣：“我朋友来深圳时，也跟你们一样相信一切。但有时很多事不由自己决定”，“人往往只想到美景，事后才去总结身处的绝境和险恶”。而女孩说那是“孤例”，她“相信爱情”，留了下来。房主留下的“情书”，却使她对爱情又有所疑虑。“她闻到屋里有一股怪味，估计什么东西烂掉了”……

七

毕亮是十年前来到深圳的，这部小说集里的故事，都发生在深圳。他曾回顾：“在深圳待得时间一长，对社会形态就有了一定的消化和积淀……有一点是一致的，那就是痛感。我想用比较极端的故事书写普通人生活，在其间植入我思考的痕迹。”这座鹏城，既鼓舞飞翔，又诱惑堕落。故此他在作品前面，摘取《圣经》里一句警世语——“我们下去，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。”

这一篇就题为《在深圳》。一对安徽夫妇到鹏城来相濡以沫，待梦想实现，丈夫弄大了两个女孩的肚子。作品没写飞翔而后堕落的过程，只聚焦妻子将丈夫“驱逐出境”。丈夫企图赖着不走，妻子重申已不会再相信他的鬼话。他顺着她的视线，瞄到卧房床上躺着一个人。他用自己已变异的思维推断，误以为能借此得解脱：“咱俩扯平了。”其实，躺着的人是妻子接待的一个身心受伤害的女孩……

《大雾》也写移情别恋，但人物和情节非同一般。丈夫是刑警队长，外遇的对象是他和妻子共同的男友所钟情的女友。他们来深圳已三年，李文燕养了一只鹦鹉，学的第一句话是问候：“你好，马明亮。”小说探究“爱情与友谊”真谛，却让移情男女和外遇行迹笼罩在大雾里。丈夫的变态引起妻子的怀疑，是